

## 存款

■ 郭勇(剑阁)

李思泉到赵喜子房前,远远就喊:“喜子,今年的农业补贴款到位了吗?”

赵喜子正蹲在厕所上,应声:“李主任,今天有事吗?”

李思泉没招出赵喜子,他家的狗黑虎却一窜子扑出来:“汪——汪——汪”地叫个不停。

李思泉随地捡了一根柴棍,与黑虎周旋,赵喜子拎着裤腰,趿着拖鞋,连忙跑出来,呵斥着狗。

黑虎倒是个灵物,听到赵喜子一叫,就摇了尾巴跑开了。

赵喜子忙上前拉李思泉进屋,李思泉板着脸冲赵喜子说:“我知道你城里有房子,评贫困户的事,你可不能掺和!”

赵喜子脸一沉:“领导!一大早说这些开玩笑的话!”片刻之后,赵喜子挤出了强作的笑容。

“是真的,只是你是大家伙选出来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深明大义自己退出去!”李思泉是严肃的。

赵喜子回头说:“我去找烟!”

赵喜子转身回到屋里,黑虎灵性,顺着赵喜子的腿也挤进屋去,门随即“呼”的一声给锁上了,狗是不会蹬蹄子锁门的,一定是赵喜子有意锁上的。果然,李思泉的电话响了,是赵喜子在省城的姐姐打回来的,她正在什么单位上班。

“李主任,我给您解释一下,他城里的房子,是我们两姊妹给我母亲买的养老房,落我头上不方便!”

“哦,是赵处长,你说明的情况很及时,我就回乡上帮赵喜子说明白!”李思泉知道赵喜子的姐姐不可能立即站在他的面前,也就说个推口话。

李思泉贴到门上喊:“喜子,出来吧,我知道你在里面干啥子名堂!”

磨蹭了一会儿,赵喜子只得把门打开,黑虎太通人性,一下跳出来汪汪大叫扑向李思泉。

赵喜子慢慢悠悠地撵,嘴里喊道:“遭瘟的,你连李主任也认不得了!”

李思泉本想多跑两步,心想,这赵喜子一定是撵不上狗了,索性一下站住,倒把狗吓得后退一趟子。

“听说你天天到镇上‘坐场’打牌,我今天送货上门,快再找两个‘轱辘子’过几把瘾!”

一听到打牌,赵喜子眼前一亮:“好的,不用找,会来的!”

机麻在赵喜子的耳屋里。赵喜子不知道是有心事,还是放不开,一圈下来不和一把牌。于是他把轮着转的火柴盒始终放到自己面前:“我漂起(算账时翻番),看把本捞得回来不!”

结果,赵喜子还是不和牌。

“我们升起来打!”赵喜子又多了想法。

“算了,赵百万,我们只打小的,你要升起来打,你自己打!”听说赌码要提高,有人不干了,说着起身就往后退椅子。

“别扫了赵喜子兴致!”李思泉不要大家散伙。

赵喜子看到连李思泉也劝不住牌友,就

拍桌子:“我认了,你们都不翻我翻,我连翻四倍!”

已经站起来的赵二将信将疑:“我们还是照原来的开,你开四倍?”

“对!”赵喜子斩钉截铁地说。

李思泉手一挥:“离谱了哈!”

“赵百万乐意!”赵二索性又坐下来,“这钱不赢白不赢!”

“当然,还不知道谁赢。只是赵喜子,如果真那样,你倒是开得起钱不?”李思泉故意有言在先。

赵喜子红了眼:“笑话!”说着从大衣怀里摸出一个农行的存折本本,往桌上一扔:“十万!够不!”

“我看看!”李思泉仔细查看,果然是十万元,李思泉像从没见过十万元钱一样,还用手机拍了照。

“你照这个干啥子!”赵喜子一下扑上来夺了去。

“我看看,存单上是不是你的名字,免得你省城的姐姐一会儿给我打电话说存单是她放在你这儿的私房钱!”李思泉转身就走出了房门。

黑虎太通人性了,这次不再出声,一点也不虚张声势,一下扑向李思泉,直接就狠狠地咬上了。

李思泉飞快地跑向镇卫生院,老远就喊:“赵院长,快救救我的命——”镇医院里,一群小护士,花枝招展地跑了出来。

## 仪式感

■ 王生伟(青川)

沿袭老家的习俗,每年大年初一,我们都要给儿子压岁钱,即便儿子快到16岁了,这个习俗依然如初。儿子读小学那几年的压岁钱,我们一般是直接给现金,钱不多,却都是专门换来的散发着油墨香的崭新钞票,儿子看着这些钱,别提有多高兴了。后来儿子读初中,早已流行包红包了,我们也跟着时代走,把压岁钱装进红包,亲自放到儿子手中,儿子接了压岁钱,不忘说声“谢谢爸爸(妈妈)”。去年儿子读高中,纸质红包还不失用场,微信红包更是盛行。今年大年初一,我们没有随大流,仍然包了纸质红包给儿子。

不是我们拒绝新生活方式,更不是思想保守因循守旧,而是我们心里系着一个很深的情结。我以为,当为人父母者或庄重或微笑着把大红的红包或崭新的钞票放到孩子手中,当父母慈祥怜爱的眼神与孩子的目光交汇,当父母温柔熨帖的话语在孩子耳畔响起,这就是一个令人为之心动的仪式,也将是孩子永不磨灭的记忆,必将对孩子影响深远。我珍视这样的仪式感,也格外敏感和儿子在一起时那些有仪式感的生活片段。

儿子刚上初中时,个头小,胆子也小,我和妻子开车送他去远方的新学校,帮他搬行李、收拾床铺、购买生活用品,千叮咛万嘱咐。儿子进教室了,放心不下的我就着一张废纸洋洋洒洒给他留了一大段言,鼓励他要勇敢、要自立、要学会照顾自己。三年过后,儿子中考在即,我和妻子陪他去绵阳考察了解学校,参加招生考试;今年元旦节,我们又陪已经读高中的儿子去成都休假放松。诚然,所有这些情节情境毫无“仪式感”可言,但它很好诠释了“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它让儿子充分感受“父母之爱、舐犊之情”,始终保持与我们有良好的沟通交流,并帮助他平稳度过充满变数的青春期。

儿子就读的高中学校距离家有100多公里,通常周六晚上7点左右回到家,第二天吃过午饭稍事准备后又得乘车返校。按理,不必每周如此往返奔忙,但是我们仍然要求他每周回家,除了想看看他,更为重要的是能经常了解他、尽量多陪他,和他一起交流探讨。从家到车站的距离不到1公里,每次儿子返校,我们都要送他去车站,不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一路上少不了说说笑笑,也少不了叮咛唠叨。孩子上车后,我们在车前屋檐下看他坐在座位上的样子,直到汽车鸣笛远去,我们和儿子透过车窗遥相挥手然后我们依依不舍离开。我忽然感觉,这个场景有了一种“仪式感”。

其实,我所谓的“仪式感”,是内心的一种独特感受和想象,是与儿子在一起的一些情绪意象。我对儿子的爱热烈深沉却也天经地义,当然不求什么回报。惟愿现在我们给他的陪伴,那些生活中的剪影,能在他将来的记忆中永远鲜活,就如朱自清笔下那一个无法忘却的“背影”。

## 父亲和他的土地

■ 郭建军(新疆额敏县)

高高的墙,小小的房,低低的屋檐,半掩的窗,那是父亲栖息了半辈子的地方;几亩方田,几把锄头,一头耕牛,还有那一眼望不尽的田野,那是父亲眼中永远看不够的风景。

父亲的半辈子就这样往返于红砖小屋和几亩土地之间。有人劝过他,让他去外面谋份差事做,而父亲丝毫不去理会,只一心一意地守护着他的土地,乐此不疲地行走在那些杂草丛生的小道上。

父亲顾家,爱他的家庭,次之就是他的土地。春去秋来,寒来暑往,耕地里的作物在他粗糙的手掌下从幼小的苗儿长成硕果累累,坍塌的田埂在他的弯腰直背之间变成结实的城墙,那垄间的沙土记录了他多少来回的步伐。

很多次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如此辛苦地在田地间挥洒汗水,在这个年代做其他工作照样能养活一家人呐。那时父亲捧起了一把沙子,仔细地挑检着其中的小石头。听到我的话,他抬起了头,望着那一片绿色的风景,带着沙哑的嗓音说:“土地是农民的根,没了根咱们怎么活?老话说得好,人不能忘本,这土地给我们的是什

么也比不了的。”说完,扬了扬手里的沙土,扛着锄头,戴起草帽又回到田里去了。

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家里有了些积蓄,母亲为了我们上学方便就和父亲商量着搬家。父亲听后,静默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在暗黄灯光的映衬下,活像一幅老旧的彩画,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搬家前一天,直到傍晚,父亲还没回来,急得我在庭院里来回踱步。母亲见我着急,说:“丫啊,你爸在这里住了半辈子,他心里不舍啊,你就让他和他那几块田多待会吧。”听到母亲的话,我一脸茫然,敢情父亲是去地里了啊,我的心头颤了颤,一股莫名的酸涩涌上心头。

虽然搬了家,却没有阻断父亲与老家土地的联系,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驱车去探望他的“宝贝们”。有时碰到我放假,父亲也会将我一并带上,其实我对那几亩地是没兴趣的,我只是奇怪父亲每次去田里都干了些什么,那几亩田有什么值得他那么留恋的。

驱车上十公里,便出现了那熟悉的一切。记忆中一切都没怎么变,平秃秃的山岗,红砖绿瓦的房,村前那诱人的西瓜地,

还有那棵留有我童年剪影的梧桐树,一切都是那样熟悉,唯有以前父亲细心照料的那几亩地不再整齐干净,而是一片杂草覆盖的景象。不一会儿,地里一阵锄头与石子的碰撞声回响在耳畔,父亲对他的土地总是那么积极。

当父亲停下劳作,已经是夕阳无限好的时候了。看到那几亩田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我的心里感到极大的满足。而父亲却并没有多开心,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田埂上,手里捧着一把沙子,撒了又捧,捧了又撒。反复了几次后,他低头叹了一口气,拍了拍手上的沙粒,站起来对我说:“丫啊,咱回去吧。”我点点头,跟在父亲后面。

看着他清瘦的身影,一种无法言语的酸涩直冲鼻腔。也不知是什么使然,我迈步走到父亲身边说:“爸,咱下星期再来一次吧,我想看看菜苗会长多高。”父亲隐晦不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语速有些激动地对我说:“嗯,咱下星期再来,看菜苗……”

在夕阳余晖映照下,父亲略驼的背影朝着那一线炽热的色彩缓缓前进着,前进着。